

定州系白石佛像造像日期分析

李靜杰

清華大學

內容提要：定州系白石佛像具備詳細年月日資訊的已知實例多達387件，在諸區域性造像中絕無而僅有。該系統佛像的造像作業貫通全年，受華北氣候條件影響，每年一月至八月為造像活躍期，九月至十二月為造像低落期。每年二月初八釋迦成道日、四月初八釋迦誕生日、七月十五盂蘭盆節數量最多，約占總量1/7，反映了當時喜好選擇佛教節日造像的情況。每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數量之和將近占總量2/5，表明當時注重在六齋日中三個日期造像的情況，這種現象又多集中在東魏後期至北齊時間段。而且，幾乎不存在佛教十齋日影響造像的跡象。

關鍵字：白石佛像、佛教節日、六齋日、曲陽

定州系白石佛像，分佈在以定州為中心的華北平原及鄰近的太行山區，已知地點涉及河北、山西、河南、山東 4 省的 43 個市縣，系北朝隋唐時期極具區域特徵的造像系統（圖 1、圖 2、圖 3）。

已知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自北魏神龜三年（520）迄唐天寶十一載（752）的 233 年間，凡有 521 件，其中北魏神龜三年（520）迄隋大

表 1 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的尊像形式與時期數量關係統計表

類別	尊像形式		時期	東魏		北齊			隋		唐		統計（件）	占總量 %
				前期（天平—興和）	後期（武定）	早期（天保）	中期（乾明—天統）	晚期（武平—承光）	前期（開皇）	後期（仁壽、大業）	初唐（武德—先天）	盛唐（開元、天寶）		
佛像	立像	單身	4	5	8	7	1	3	4		1		33	6.33
		雙身							1				1	0.19
	跏趺坐	單身	4	3	7	7	3	5	1		7	4	41	7.87
		雙身		1	7	4	4	3	1	1	2	2	25	4.80
	倚坐		3			2	1	1	3		1		11	2.11
	交腳坐						1						1	0.19
	遊戲坐	單身			1								1	0.19
		雙身					1						1	0.19
	不明			1	2	1	2	2					8	1.54
菩薩像	立像	單身	6	15	47	41	26	9	11	7		1	163	31.29
		雙身				12	24	19	28	30			113	21.69
	半跏趺坐	單身		3	15	23	15	6	5	2			69	13.24
		雙身					9	7	5	2			23	4.41
	不明					3		1					4	0.77
	交腳坐				1	2							3	0.58
跏趺坐雙身								1				1	0.19	
弟子像												1	1	0.19
尊格不明				2	1	9	4	3	2	1			22	4.22
統計（件）			17	30	89	111	91	59	62	43	11	8	521	99.99
占總量 %			3.26	5.76	17.08	21.31	17.47	11.32	11.90	8.25	2.11	1.54	9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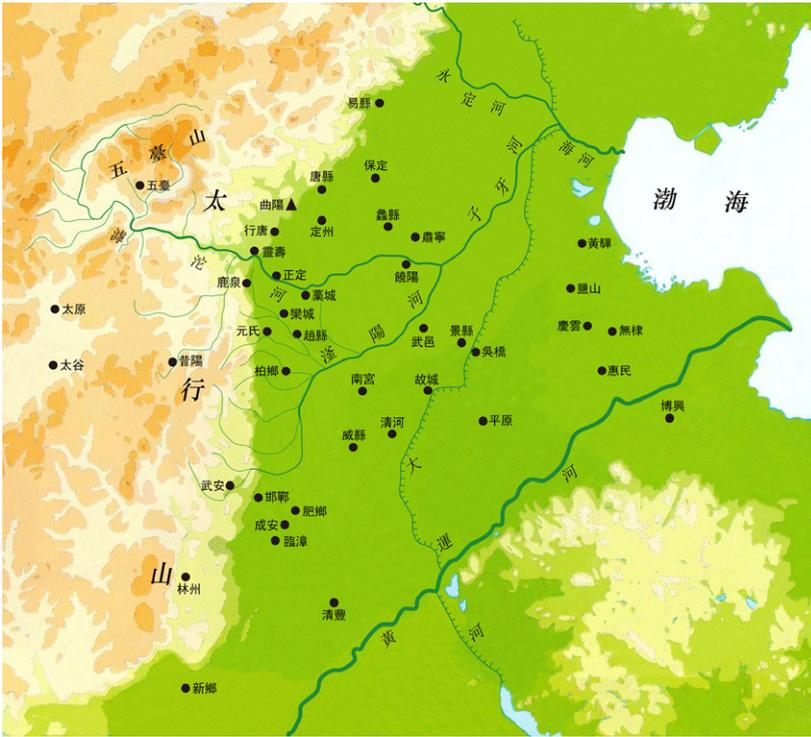


圖 1 定州系白石佛像分佈圖



圖 2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北魏永熙二年(533)趙曹生夫妻造觀音菩薩像



圖 3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北齊武平七年(576)邸文舉兄妹4人造雙思惟菩薩像

業七年(611)的92年間，紀年佛像多達502件(表1)。在這些紀年佛像中，年月日資訊明確者387件，占總量的74.28%(表2)。該系統佛像具備詳細日期實例數量之眾、延續時間之長，在諸區域性造像中獨一無二，成為考察當時造像日期情況的絕佳資料。

表2 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總括各月日造像數量統計表

月份 日期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統計		
													件	%	
1日	4	1	1	2	1	1		2			1		13	3.36	
2日		1			1		1			1	2	1	7	1.81	
3日	2			1	1	1			1	1		1	8	2.07	
4日						3	3	2	1	2			11	2.84	
5日			1		1	1	1			1	1		6	1.55	
6日	1	1				2				1	1		6	1.55	
7日			2		1			1	1			1	6	1.55	
8日	4	18	1	28	2	2	7	4	2	6		4	78	20.16	
9日				1	1	3	2						7	1.81	
10日	2	4	1	2		3	2	1	2	2			19	4.91	
11日		5				1			1		1		8	2.07	
12日		1	1	1	2	1	1						7	1.81	
13日	1	1	1		2	1	1	4		1		1	13	3.36	
14日	1		1	2		2	1			2		1	10	2.58	
15日	9	6	5	3	2	3	10	4	1	1			44	11.37	
16日	1		1	1		3		1	1	1			9	2.33	
17日				1	1		1						3	0.78	
18日		1	1	2			1	1	1		1		8	2.07	
19日				1	1			1	1	1			5	1.29	
20日		1	3	2					2	1	2		11	2.84	
21日	1	2		4	1			1	1	1	1		12	3.10	
22日		1	2	2	1			3				1	10	2.58	
23日	4	3	1	2	3	3	2	1	2	2		2	25	6.46	
24日			1		1	2		3			1	1	9	2.33	
25日	2	1	1	3	2	2		2			2		15	3.88	
26日				1					2		1	1	5	1.29	
27日	2	1	1		2		2	1				1	10	2.58	
28日	1		4	1	1	2							9	2.33	
29日	2		1			1	1		2		1	2	10	2.58	
30日			1				1			1			3	0.78	
統計	件	37	48	31	60	27	37	37	32	21	25	15	17	387	100.02
	%	9.56	12.40	8.01	15.50	6.98	9.56	9.56	8.27	5.43	6.46	3.88	4.39	100	

1. 各月日造像數量總體變化情況

就實例涉及所有年份的總括各月情況而言，造像作業貫通全年，而不同月份差異較大。每年四月、十一月分別為高潮和低潮，相差近 4 倍。不過，在一年中造像數量變化有明顯規律可循，一月至八月為造像活躍期，期間除五月占比接近 7% 以外，其餘各月占比均在 8% 以上，二月、四月占比更超過 10%。九月至十二月為造像低落期，月均占比 5% 左右，相當於造像活躍期月均占比的一半稍高。該系統造像在一年中鮮明地分成兩個階段，主要原因應在於當地的氣候條件，以定州為中心的華北平原中部區域，每年農曆前八月氣溫回暖升高，適合於造像作業，後四月氣溫降低變冷，造像作業受到一定影響。當然，這種變化還關聯不同月份造像需求量的差異。

就實例涉及所有年月份的總括各日情況來說，造像作業覆蓋全月，然不同日期差異甚大。差異不體現在每月的上、中、下旬，也不體現在上、下半月，而體現在具體日期，高低相差近 26 倍。其中幾個日期造像數量顯著高於其他日子，分別是月八日占 20.16%、月十五日占 11.37%、月二十三日占 6.46%，此三日之和占總括日期 37.99%。另有幾個日期造像數量略高於其他日子，分別為月十日占總括日期 4.91%、月二十五日占總括日期 3.88%、月一日和十三日各占總括日期 3.36%、月二十一日占總括日期 3.10%，此五日造像占總括日期造像 18.60%。其餘日期占比都低於 3.00%，不足各月日的平均值，其中月十七日、三十日造像數量最少，各占總括日期 0.78%。在同月的不同日期，造像數量差異如此巨大，應與佛教節日和齋日密切關聯。

2. 佛教節日造像數量變化情況

基於表 2，在實例涉及所有年月份的總括日期之中，造像數量達到和超過 10 件者只有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造像合計 56 件，在總括日期造像中占 14.47%，此三日恰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佛教節日（圖 4、圖 5）。其中，前兩日為佛陀紀念節日，後一日為僧俗大眾節日。

（1）佛陀紀念節日

誕生、成道、初說法、入涅槃構成釋迦佛一生的四大事蹟，從佛教典籍記述來看，初說法以外的三項日期都有所反映。

基於表 3，佛陀誕生日有四月八日、二月八日、四月七日諸說。首先為佛陀四月八日誕生說，三國兩晉十六國時期漢譯本緣部類典



圖 4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北齊天保八年 (557) 比丘尼法深造思惟菩薩像 拓片



圖 5 曲陽修德寺遺址出土隋開皇十四年 (594) 劉士則造雙思惟菩薩像 拓片

表 3 佛教典籍所見佛陀紀念節日情況

本緣部類、涅槃部類典籍：	誕生日	成道日	入涅槃日
(三國·吳)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	四月八日		
(西晉)聶道真譯《異出菩薩本起經》	四月八日		
(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			
(東晉)迦留陀伽譯《佛說十二遊經》	四月八日		
(約東晉)《修行本起經》	四月七日		
(東晉)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			二月十五日
(後秦)竺佛念譯《菩薩處胎經》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馬鳴菩薩造、(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贊》	四月八日		
(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			二月十五日
(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 《過去現在因果經》	二月八日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二月八日		
(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			
(北宋)法賢譯《眾許摩訶帝經》			
事匯部類、史傳部類典籍：			
(南梁)寶唱等《經律異相》	四月八日		
(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二月十五日
(唐)道宣《廣弘明集》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南宋)志磐《佛祖統紀》	四月八日	二月八日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	四月八日		

籍絕大多數如此記述，其中三國·吳（222–280年）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不僅翻譯時間早，而且邏輯縝密、語言精練流暢，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自南北朝以來，相繼編撰的事匯部類、史傳部類典籍亦多因循此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官方編纂正史《魏書》同樣持此說¹，暗示這已成為當時僧俗兩界普遍認可的說法。已而，佛陀四月八日誕生說成為中土一般化認識。其次為佛陀二月八日誕生說，見於南北朝及其以後漢譯本緣部類典籍，以及隋唐時期

¹（北齊）魏收《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者，……初，釋迦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脅而生。”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027頁。

編撰事匯部類、史傳部類典籍，明顯滯後於四月八日誕生說。至於佛陀四月七日誕生說，僅見於約東晉譯《修行本起經》，此經漢譯情況比較複雜²，此外罕有提及此說者。

佛陀成道日大體為二月八日說，只見於本緣部類典籍十六國晚期後秦竺佛念譯《菩薩處胎經》，以及隋唐宋時期事匯部類、史傳部類典籍。南北朝時期佛陀成道日一度成為社會節日³，然後世沒有能夠作為重要佛教節日延續下來。

佛陀涅槃日大體有兩說，二月八日說亦僅見於十六國晚期漢譯《菩薩處胎經》，其餘典籍少有提及者。二月十五日說始見於東晉晚期與十六國晚期漢譯涅槃部類典籍，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承襲其說，成為佛教界一般化認識。然而，佛陀涅槃日於後世少有

²《修行本起經》，今《大正藏》本作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此經後漢譯之說始見於隋。（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十〈譯經宋〉：“過去現在因果經四卷，於荊州辛寺譯，是第三出，與漢世竺大力、吳世謙（即支謙）所出本起（即《修行本起經》，筆者按）、瑞應（即《太子瑞應本起經》，筆者按）等本大同，文少異。”《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91頁中。（隋）法經《眾經目錄》卷三〈小乘修多羅藏錄·眾經異譯〉亦云漢朝所譯。《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129頁上。而（南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譯經錄〉：“修行本起經二卷（安公言，南方近出，直譯小本起耳，舊錄有宿行本起，疑即此經）（《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16頁下）。”

河野訓認為，（三國·吳）支謙《太子瑞應本起經》，依據東漢譯《小本起經》（現已不存）、《中本起經》內容撰述，（西晉）竺法護《普曜經》在繼承《太子瑞應本起經》基礎上撰述。《修行本起經》則是東晉時期增廣《小本起經》或《太子瑞應本起經》所成。河野訓《初期中國仏教の仏伝をめぐる諸問題—修行本起經に關連し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13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1年。筆者以為河野訓言之成理。承名古屋大學文學部中川原育子女士告知此研究成果。

³（唐）道宣撰《續高僧傳》卷二五〈感通篇·德山傳〉：“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時，四方大集，馳騁遊遨，諸僧忙遽，無一閑者（《大正藏》第五十冊，第661頁下）。”從下述（南梁）慧皎撰《高僧傳》卷十〈神異傳·邵碩傳〉記述南朝宋初成都四月八日行像情況來看，此《續高僧傳》所述蜀土二月八日應指成道日。

人宣導，沒有形成社會性節日。

事實上，在若干佛陀紀念節日中，唯有佛陀誕生日備受重視，也只有佛陀誕生日超越佛教，成為僧俗大眾共同參與的社會性節日。浴佛、行像構成中古時期佛陀誕生節日的主要內容。

浴佛或名灌佛，由來於佛陀誕生的傳說記述。本緣部類敘述悉達多太子誕生時，帝釋、梵天、四天王及龍王兄弟、九龍等以香水洗浴太子，使之身心清淨⁴，後來演變成僧俗大眾共同參與的節日，似乎還隱含著使參與者身心清淨的意圖。（西晉）漢譯《佛說灌洗佛形像經》記述，四月八日不寒不熱，是故佛陀生於此時。又云，佛陀逝後，眾生如佛在時浴佛形像，能夠獲得無量福德⁵。（十六國）漢譯《佛說摩訶剎頭經》進而記述，四月八日浴佛時，以種種香料等泡成諸顏色水，浴佛形像，特別強調黑色玄水為最後清淨，意在洗淨身心⁶。漢地浴佛活動不晚於十六國早期流行開來⁷。

⁴（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二〈欲生時三十二瑞品〉：“爾時，菩薩從右脅生，……天帝、釋梵忽然來下，雜名香水洗浴菩薩，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聖尊，洗浴竟已，身心清淨（《大正藏》第三冊，第494頁上、中）。”

⁵（西晉）法炬譯《佛說灌洗佛形像經》：“爾時，佛告摩訶剎頭諸天人人民，……（吾）以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生墮地，行七步，……第一四天王乃至梵天、忉利天王，其中諸天各持十二種香和湯，雜種名花以浴太子。……所以用四月八日者，以春夏之際殃罪悉畢，萬物普生，毒氣未行，不寒不熱，時氣和適，正是佛生日。諸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滅後當至心念佛無量功德之力，浴佛形像如佛在時，得福無量不可稱數（《大正藏》第十六冊，第796頁下）。”其中有關佛陀誕生字句，明顯參見了《太子瑞應本起經》之表述。

⁶（西秦）聖堅譯《佛說摩訶剎頭經》：“四月八日浴佛法，都梁、藿香、艾納，合三種草香搗而漬之，此則青色水，若香少可以紺黛秦皮權代之矣。鬱金香手搗而漬之於水中，搗之以作赤水，若香少若乏無者可以面色權代之。丘陵香搗而後漬之，以作白色水，香少可以胡粉足之，若乏無者可以白粉權代之。白附子搗而後漬之，以作黃色水，若乏無白附子者可以梔子權代之。玄水為黑色，最後為清淨，今見井華水名玄水耳（《大正藏》第十六冊，第798頁中）。”

⁷慧皎《高僧傳》卷九〈神異傳·佛圖澄傳〉：“（石）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大正藏》第五十冊，第384頁中）。”

行像，即在佛陀誕生日期間，將佛像安置在花車或肩輿之上，沿都市大街遊行，供人們瞻禮、膜拜的佛教儀式。行像起源於印度，5世紀初葉法顯（約338–423年）記述，時為笈多朝國都的東印度巴特那城，年年二月八日行像⁸。行像節日傳佈西域和漢地以後，例行於四月八日行像，法顯記述了于闐國盛大行像活動⁹，漢地行像活動可以追溯到4世紀中葉的十六國後趙¹⁰。北魏平城時代（398–493年）、洛陽時代（494–534年）行像活動盛行不衰¹¹，從皇帝臨觀散花情形推測，可能受到于闐類似行為影響。不僅十六國北朝，南朝成都也曾有過行像活動¹²。可以說十六國、南北朝時期行像活動

⁸（東晉）法顯《法顯傳》：“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凡諸中國唯此國城邑為大，人民富盛，統行仁義。年年常以建卯月八日行像。”章巽《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87、88頁。（唐）不空譯、揚景風修注《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十日善惡宿曜經》卷上：“上古白博又二月春分朔，於時曜躔婁宿，道齊景正日中氣和，庶物漸榮一切增長，梵天歡喜命為歲元（景風曰，大唐以建寅為歲初，天竺以建卯為歲首。……為月名故，呼建卯為角月。……角月（景風曰，唐之二月也））（《大正藏》第二十一冊，第388頁上）。”參見章巽《法顯傳校注》第91頁，注釋34。

⁹《法顯傳》：“其（于闐）國中十四大僧伽藍，不數小者。從四月一日，城裏便掃灑道路，莊嚴巷陌。……像入城時，門樓上夫人、采女遙散眾華，紛紛而下。……一僧伽藍則一日行像，自月一日為始至十四日行像乃訖。”章巽《法顯傳校注》，第12頁。

¹⁰（東晉）陸翹《鄴中記》：“（後趙）石虎性好佞佛，眾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鄴中記、晉紀輯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8頁。

¹¹《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世祖（拓跋燾）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於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敬禮。”第3032頁。又，（東魏）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卷三：“景明寺，宣武皇帝所立也，景明年中立，因以為名。……伽藍之妙，最得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曹錄影，凡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闔闔宮前受皇帝散花。”范祥雍《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2、133頁。

¹²《高僧傳》卷十〈神異傳·邵碩傳〉：“碩以宋（《大正藏》第五十冊，第392頁下）初，亦出家入道，……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眾中匍匐作師子形，

一度流行於社會。

佛陀誕生日堪稱佛教第一節日，每逢此日還舉辦其他多種佛事活動。諸如，北魏孝文帝敕令此日度僧尼¹³，梁武帝此日受菩薩戒¹⁴，隋文帝分遣舍利此日於諸州起塔供養¹⁵，一些譯經的開始或結束時間也往往選在四月八日¹⁶。在南北朝隋代，佛陀誕生日出現頻率最高的佛事活動，當屬造像事情。

(2) 僧俗大眾節日

每年七月十五日屬於最重要的僧俗大眾節日。此日為漢地僧侶安居結束之日，即僧自恣日、受歲日，又是孟蘭盆節。

安居或名夏安居、坐夏等，每年高溫多雨季節生靈活躍，為避免傷殺蟲蟻，僧侶三月間足不出寺，坐禪、講經、聽法¹⁷。中印兩

爾日郡縣亦言見碩作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大正藏》第五十冊，第393頁上)。”

¹³ 《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太和)十六年詔，‘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度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三十人，以為常准，著於令。’”第3039頁。

¹⁴ 《續高僧傳》卷六〈義解篇·慧約傳〉：“(梁天監)十八年己亥(519)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菩薩戒。乃幸等覺殿，降雕玉輦，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大正藏》第五十冊，第469頁中)。”

¹⁵ 《續高僧傳》卷十〈義解篇·靈璨傳〉：“仁壽興塔，降敕令送舍利於懷州之長壽寺。……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沒(《大正藏》第五十冊，第506頁中、下)。”又，《續高僧傳》卷一二〈義解篇·靈幹傳〉：“仁壽三年舉當寺任，……其年奉敕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大正藏》第五十冊，第518頁中、下)。”

¹⁶ 《高僧傳》卷三〈譯經·浮陀跋摩傳〉：“時蒙遜已死，子茂虔襲位。以虔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437)，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大正藏》第五十冊，第339頁上)。”又，(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六〈譯經西晉〉：“文殊師利淨律經一卷(太康十年四月八日，護於洛陽白馬寺，遇西域沙門寂志誦出)(《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91頁下)。”

¹⁷ (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七〈辯惑篇·敘列代王臣滯惑解〉：“今僧尼坐夏不殺螻蟻者，愛含生之命也(《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131頁中)。”

國安居起訖月份不同，漢地始於四月十六日，終於七月十五日¹⁸。七月十五日安居結束，僧侶重獲行動自由，此日故以自恣為名¹⁹。安居結束之日又是受歲日²⁰，也就是比丘僧尼度過一年僧團生活，是日舉辦受歲儀式，所謂增一法蠟。

相對於僧團內部的自恣日、受歲日而言，七月十五日作為盂蘭盆節，已然成為僧俗大眾共同參與的節日，中古以來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約產生於東晉南北朝之際的《佛說盂蘭盆經》，宣導於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日，具足百味飲食供養十方眾僧，使亡故親人出離三惡道之苦²¹。盂蘭盆節形成不晚於南北朝後期，入唐以後成

¹⁸ (唐)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二：“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雨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169頁。又，同書卷八：“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諸部無差。良以方言未融，傳譯有謬，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第698頁。

¹⁹ (三國·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六〈功德意供養塔生天緣〉：“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大正藏》第四冊，第229頁下)，……時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大正藏》第四冊，第230頁上)。”又，(後秦)鳩摩羅什譯《禪秘要法經》：“至七月十五日僧自恣竟，時諸比丘禮世尊已，各還所安(《大正藏》第十五冊，第244頁上)。”

²⁰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二四〈善聚品〉：“一時佛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野地敷座，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於露地速擊捷椎，所以然者，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大正藏》第二冊，第676頁中、下)。”又，《續高僧傳》卷一七〈習禪篇·慧思傳〉：慧思“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陳太建九年(577)(卒)(《大正藏》第五十冊，第563頁)。”

²¹ 《佛說盂蘭盆經》：“佛告目連，‘十方眾僧於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當此之日，一切聖眾或在山間禪定，或得四道果，或樹下經行，或六通自在，教化聲聞、緣覺；或十地菩薩、大人、權現、比丘在大眾中，皆同一心，受鉢和羅飯，具清淨戒，聖眾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在父母、七世父母、六種親屬得出三途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若復有人父母現在者，福樂百年；若已亡七世父母，生天自在化生，

為一般化節日。

如前所述,在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總括各月日造像中,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數量最多,儘管造像記沒有述及當日為何種日子,迎合佛教節日所為當無疑義。多種跡象表明,南北朝隋代以四月八日為佛陀誕生日,那麼二月八日顯然作為成道日存在。事實上,在定州系白石佛像發展各時段,佛教節日受重視程度有所不同。

基於表 4,在北魏末期至東魏前期 24 年中佛教節日造像只有 1 件,當時佛教節日還沒有引起人們足夠重視,在東魏後期至北齊 36 年中佛教節日造像達 44 件,選擇佛教節日造像成為造像事情的重要環節,在隋代 38 年中佛教節日造像減少到 8 件,表明此時期儘管延續著以往選擇佛教節日造像的習慣,但已不甚在意,在初唐 96 年中佛教節日造像只有 3 件,盛唐 40 年中沒有佛教節日造像實例,說明入唐以後施主們不再特意選擇佛教節日造像。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自同一地點同年月日造像之中,兩件造像佔有一定數量,乃至出現三件同日造像,其中多為佛陀紀念日造像。再次表明,選擇佛教節日造像一度成為風氣。

3. 佛教齋日造像數量變化情況

觀察表 2 可以發現,在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總括各月日造像中,作為佛教節日的特定月日造像數量,遠少於包含節日的逐月同日造

入天華光,受無量快樂。’時佛勅十方眾僧,皆先為施主家呪願七世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初受盆時,先安在佛塔前,眾僧呪願竟,便自受食(《大正藏》第十六冊,第 779 頁中)。”關於該經來由主要存在兩說,隋唐高僧多認為佚失譯者,現代學者則多主張編撰於中土。

表 4 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之佛教節日造像數量統計表

時段 \ 月日		二月八日	四月八日	七月十五日
北魏末期 (神龜 - 永熙) 15 年間		017 号永熙三年 (534) 像		
东魏	前期 (天平 - 興和) 9 年間			
	后期 (武定) 8 年間	048 号武定元年 (543) 像 094 号武定五年 (547) 像 107 号武定六年 (548) 像 129 号武定八年 (550) 像	050 号武定元年 (543) 像 051 号武定元年 (543) 像 068 号武定二年 (544) 像 078 号武定三年 (545) 像 088 号武定四年 (546) 像 110 号武定六年 (548) 像	113 号武定六年 (548) 像 114 号武定六年 (548) 像 115 号武定六年 (548) 像
北齐	早期 (天保) 10 年間	138 号天保元年 (550) 像 149 号天保二年 (551) 像 150 号天保二年 (551) 像 185 号天保五年 (554) 像 220 号天保八年 (557) 像	163 号天保三年 (552) 像 164 号天保三年 (552) 像 207 号天保七年 (556) 像 208 号天保七年 (556) 像 231 号天保九年 (558) 像 232 号天保九年 (558) 像	156 号天保二年 (551) 像 167 号天保三年 (552) 像 200 号天保六年 (555) 像
	中期 (乾明 - 天統) 10 年間	266 号太宁二年 (562) 像 297 号河清四年 (565) 像 299 号天统二年 (566) 像 325 号天统四年 (568) 像	278 号河清二年 (563) 像 303 号天统二年 (566) 像 304 号天统二年 (566) 像 312 号天统三年 (567) 像 327 号天统四年 (568) 像	330 号天统四年 (568) 像
	晚期 (武平 - 承光) 8 年間	341 号武平元年 (570) 像	361 号武平三年 (572) 像 362 号武平三年 (572) 像 377 号武平五年 (574) 像 378 号武平五年 (574) 像 384 号武平六年 (575) 像 392 号武平七年 (576) 像	
隋	前期 (开皇) 20 年間	399 号开皇四年 (584) 像	444 号开皇十六年 (596) 像	437 号开皇十四年 (594) 像
	后期 (仁寿、大业) 18 年間	462 号仁寿二年 (602) 像、 477 号大业二年 (606) 像	485 号大业四年 (608) 像	489 号大业四年 (608) 像、 490 号大业四年 (608) 像
唐	初唐 (武德 - 先天) 96 年間		509 号永昌元年 (689) 像、 510 号长寿三年 (694) 像、 512 号长安三年 (703) 像	
	盛唐 (开元、 天宝) 44 年間			
统计 (件)		18	28	10

像數量，這應是佛教齋日作用的結果。

六齋日為南北朝隋代佛教徒奉行的幾乎唯一齋日。據（隋）闍那崛多譯《起世經》記述²²，古印度農曆每月分為白月半分、黑月半分，分別有十五日，兩半分各有佛教三齋日，即白月半分的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以及對應黑月半分的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成為六齋日。在這些齋日中，四天王及其眷屬巡視人間，觀察佛教徒們是否佈施、持戒、孝養父母、崇重師長。該經屬於《長阿含經》之單本經，應該反映了原始和部派佛教情況。

據十六國晚期漢譯典籍，凡屬無病僧尼六齋日都應參與講經聽法²³，佛教徒六齋日諷誦經典能夠獲得無量無數福德²⁴。而且，不晚於南北朝早期，專門六齋經典已經漢譯並流通²⁵。就文獻所見漢

²²（隋）闍那崛多譯《起世經》卷七〈三十三天品〉：“諸比丘，一月中，有六烏晡沙他（隋言增長，謂受持齋法，增長善根），白月半分有十五日，黑月半分亦十五日，白黑二月各有三齋。何者白月半分三受齋日？所謂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黑月亦有三受齋日，如白月數。何故白黑二月各於三日受持齋戒？諸比丘，白黑二月各有八日，當於是日（《大正藏》第一冊，第346頁下），四天王集其眷屬，普告之言，‘汝等各往遍觀四方，於世間中頗亦有人修行孝順，供養父母，恭敬沙門、婆羅門不？於諸尊長崇重以不？修行佈施受禁戒不？守攝八關持六齋不？’時，四天王如是勅已。彼諸使者奉天王命，即下遍觀一切人世（《大正藏》第一冊，第347頁上）。”

²³（後秦）弗若多羅譯《十誦律》卷五七〈比尼誦行法〉：“月六齋，所謂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於是日，無病比丘應和合一處說法（《大正藏》第二十三冊，第420頁下）。”

²⁴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六五〈釋無作實相品〉：“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是善男子、善女人，若六齋日，一一月八日、二十三日、十四日、二十九日、十五日、三十日，在諸天眾前說是般若波羅蜜，是善男子、善女人得無量無邊、阿僧祇、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福德（《大正藏》第二十五冊，第515頁上）。’”

²⁵（南梁）僧祐撰《出三藏記集》卷四〈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六齋八戒經一卷（《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30頁上）。”又，《歷代三寶紀》卷十〈譯經宋〉：“六齋八戒經一卷（《大正藏》第四十九冊，第91頁下），……右七十八經，合一百六十一卷。文帝世，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譯）（《大正藏》第四十九冊，

地六齋日施行情況觀察，南梁灌縣（今都江堰）率先出現四天王造像並與六齋日相聯繫²⁶，北齊文宣帝則號召民眾於六齋日齋戒²⁷，表明南北朝後期六齋日齋戒有所流行，又沒有形成風氣。從隋代智顛大師宣導佛教道場行六齋日的情況來看²⁸，縱使在僧團之中，其時六齋日齋戒似乎也沒有形成定例。

反觀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數量最多，合計 147 件，占總括日期造像總量 37.98%。其中前兩日即使減除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諸佛教節日造像，數量依然遠多於其餘月日，況且二十三日又非佛教節日。顯然，這是契合六齋日造像的結果，除此以外別無他解。在上述三日之外，造像數量較多日子依次為月十日、二十五日、一日與十三日、二十一日，此五日造像占總括月日造像的近 1/5，而這些日子一概在六齋日之外。屬於六齋日的三十日，反而在總括日期中造像數量最少。由此而言，至少在定州系白石佛像覆蓋的華北地區，北朝後期至隋代流行佛教六齋日，造像卻只重視六齋日中的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至於造像數量較多的十日、二十五日、一日，很可能是施主看重這些整數日

第 92 頁上)。”

²⁶ 《續高僧傳》卷二五〈感通篇·道仙傳〉：“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投灌口山竹林寺而出家焉。……天監(502-519年)末，始興王暕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辰常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執爐自然煙發(《大正藏》第五十冊，第 651 頁上、中)。”

²⁷ 《續高僧傳》卷一六〈習禪·僧稠傳〉：“(北齊文宣帝)因從(僧稠)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勅民齋戒(《大正藏》第五十冊，第 554 頁中)。”

²⁸ (隋)智顛《法華三昧懺儀》〈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正入道場用六齋日。此日，太子、四天王、使者等諸天善神下來人間，檢校善惡。見修善者即注善簿，安慰守護，為現瑞相，令行者心生歡喜，增益善根故(《大正藏》第四十六冊，第 949 頁下)。”

子的結果，十三日、二十一日造像數量何以偏多，暫時難得其解。

那麼，佛教十齋日是否對定州系白石佛像產生過影響呢？十齋日記述較早出現於 6 世紀前後道教典籍，8 世紀漢譯佛教經典零星提及，7、8 世紀即初盛唐國家法令也曾述及²⁹，也就是說至遲唐前期十齋日齋戒活動已經流行。五代前後偽經《地藏菩薩本願經》記述³⁰，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三十日，眾生諸罪結集，其時眾生如果能夠面對佛、菩薩像誦讀此經，則可遠離三途之苦、無諸災禍、衣食富足。如果將十齋日與定州系白石紀年佛像總括日期造像情況比較，減除造像最多的三日，在造像較多的日子中只有月一日兩相重合，其實此日造像數量僅略高於總括月日造像平均值，幾乎不存在齋日造像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斷言，定州系白石佛像完全沒有受到佛教十齋日觀念的影響。

還存在另一個問題，亦即造像記沒有說明所刊月日為造像起始

²⁹ 《唐律疏議》卷三十《斷獄·立春後秋分前不決死刑》：“（唐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疏議）禁殺日，謂每月十直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劉俊文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367 頁。

現存《唐律疏議》非一次編修所為，唐太宗貞觀年間纂修《貞觀律》，高宗永徽年間編纂《律疏》，玄宗開元年間新修《開元律疏》，經一個世紀多次累積修訂而成今本《唐律疏議》。已而難以確認《唐律疏議》所述十齋日為初唐還是盛唐解釋。

³⁰ 《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一〈如來讚歎品〉：“（佛言）‘普廣（菩薩），若未來世眾生於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是諸日等，諸罪結集，定其輕重。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何況恣情殺害、竊盜、邪淫、妄語，百千罪狀，能於是十齋日對佛、菩薩諸賢聖像前讀是經一遍，東西南北百由旬內無諸災難。當此居家若長若幼，現在未來百千歲中永離惡趣。能於十齋日每轉一遍，現世令此居家無諸橫病，衣食豐溢（《大正藏》第十三冊，第 783 頁中、下）。’”

期還是完成期。如果考慮造像過程，刊刻造像記應為最後一道工序，所刊月日則應是造像完成期。但是，所有白石造像均為手工製作，完成一件小型造像也需要花費不少時日，那些任意月日造像姑且不論，但說近 2/5 佛教節日和佛教齋日造像，恰好趕在當日完工者應該不多。推測大多佛像在所刊月日之前，已經完成基本雕刻作業，可能應施主意願選在特定佛教節日或齋日刊刻造像記，有的造像記則可能在所刊日期之前已經刊刻完畢，所刊日期為造像開光日或交付施主日而已。

（附記：圖 1 孫明利繪製，其餘圖片由來於筆者）

參考文獻

原始文獻

- 《大智度論》一百卷，龍樹（約三世紀）造、鳩摩羅什（344–413）譯，《大正藏》第 1509 號，第 25 冊。
- 《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卷，不空（705–774）譯，《大正藏》第 1299 號，第 21 冊。
-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僧祐（445–518）編，《大正藏》第 2145 號，第 55 冊。
- 《地藏菩薩本願經》二卷，實叉難陀（652–710）譯，《大正藏》第 412 號，第 13 冊。
- 《佛說盂蘭盆經》一卷，竺法護（239–316）譯，《大正藏》第 685 號，第 16 冊。
- 《佛說摩訶剎頭經》一卷，聖堅（活躍於四世紀末五世紀初）譯，《大

正藏》第 696 號，第 16 冊。

《佛說灌洗佛形像經》一卷，法炬（活躍於 308 年前後）譯，《大正藏》第 695 號，第 16 冊。

《法華三昧懺儀》一卷，智顛（539–598）撰，《大正藏》第 1941 號，第 46 冊。

《法顯傳校注》一卷，法顯（338–423）撰，章巽校正，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修行本起經》二卷，（後漢）竺大力（活躍於 197 年前後）共康孟詳（活躍於 194–199 年）譯，《大正藏》第 184 號，第 3 冊。

《唐律疏議》三十卷，長孫無忌（594–659）等編定，劉俊文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洛陽伽藍記》五卷，楊銜之（生卒年不詳）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起世經》十卷，闍那崛多（523–600）譯，《大正藏》第 24 號，第 1 冊。

《高僧傳》十四卷，慧皎（497–554）撰，《大正藏》第 2059 號，第 50 冊。

《眾經目錄》七卷，法經（活躍於 581–604 年）編，《大正藏》第 2146 號，第 55 冊。

《普曜經》八卷，竺法護（239–316）譯，《大正藏》第 186 號，第 3 冊。

《增壹阿含經》五十一卷，瞿曇僧伽提婆（活躍於 365–384）譯，《大正藏》第 125 號，第 2 冊。

《廣弘明集》三十卷，道宣（596–667）撰，《大正藏》第 2103 號，第 52 冊。

《撰集百緣經》十卷，支謙（活躍於 222–252）譯，《大正藏》第 200 號，

第 4 冊。

《歷代三寶紀》十五卷，費長房（活躍於 572–578 年前後）撰，《大正藏》第 2034 號，第 49 冊。

《鄴中記》一卷，陸翽（約四世紀）撰，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鄴中記、晉紀輯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禪秘要法經》三卷，鳩摩羅什（344–413）譯，《大正藏》第 0613 號，第 15 冊。

《魏書》一百三十卷，魏收（507–572）撰，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續高僧傳》三十卷，道宣（596–667）撰，《大正藏》第 2060 號，第 50 冊。

東亞語研究

河野訓《初期中國仏教の仏伝をめぐる諸問題—修行本起経に関連し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91 年，第 113 期，第 127–176 頁。